

户

刘家 丁家

牛广兴◎著

丁家主人公娶过五次女人

接连死了三个女人，各有奇因，

又死了家里的顶梁柱，

使一个兴起不久的富家滑向衰落，

他的第四个女人生有一男一女，被他离弃，

他便和情妇结为对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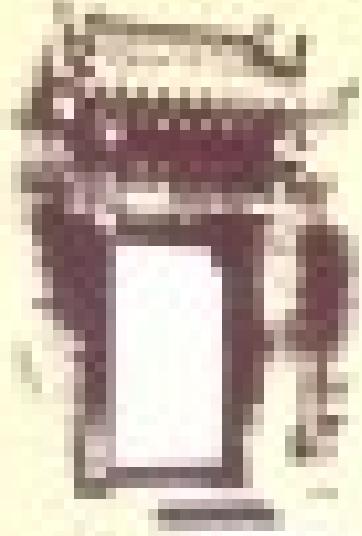
第四个女人嫁到刘家及其子女也过继到刘家了这条线牵涉到刘家摧残

的悲剧和家贪如洗的前因后果，

过继子在苦水里泡大后，

使刘家走向富裕。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丁巳年夏月作于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户 / 牛广兴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11

《21世纪作家文库》

ISBN 978-7-5059-5825-8

I. 户… II. 牛…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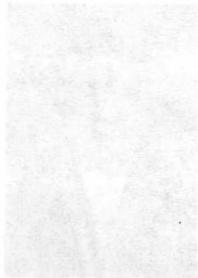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028428号

户

作 者	牛广兴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校对	余后昌
责任印制	北京市圣德通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0印张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825-8
定 价	2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李广模，男，生于1945年1月

山西沁水县板黄乡王寨村人

为建国六十华诞献礼

刊。现为山西省群众文化学会会员、《山西农民报》特约通讯员，晋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市音协理事。连续五年被中共沁水县委、县政府授予“优秀乡土人才”称号。

自简介

内容说明

这部长篇分为《丁家》《刘家》两大部分，和尾篇。

主要反映了太行山区两个不同家庭的百年变迁的史篇。

丁家主人公娶过五次女人，接连死了三个女人，各有奇因，又死了家里的顶梁柱，使一个兴起不久的富家滑向衰落，他的第四个女人生有一男一女，被他离弃，他便和情妇结为对偶，第四个女人嫁到刘家及其子女也过继到刘家了，这条线牵涉到刘家的悲剧和家贪如洗的前因后果，过继子在苦水里泡大后，使刘家走向富裕。最后以丁、刘两家相逢而结局。

全篇自始自终贯穿着各个时期浓厚的社会思想内涵、塑造了神态各异、活灵活鲜的人物形像和悲欢离合的人生命运。生动曲折的感人情节，绚丽的多彩的乡土人情。是一部“山药蛋”味浓厚的作品。

户

新发现

◎序

赵雪梅

牛广兴这个名字说陌生又熟悉，因为经常看到他的作品，说熟悉又从未谋面。2008年初春的一天，我接到沁水县龙港镇王寨村孔家坡自然村一个农民打来的电话，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户》，和一部文学作品选集《我的小山村》，正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想请我作序。理由是我喜欢文学，了解农村，懂农人。一个“懂”字给了我很大感动，我欣然允诺。

当我约他带稿到办公室见面时，我惊愕了。从他的许多作品中，比如歌曲、诗词和文学选集，我一直主观认为此人一定是一位才貌双全，沉淀在农村的知识分子。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一位地道的老农。农民的符号刻满了他全身，一头白发，一脸诚实，一身朴素，满口爽朗，脸上雕满了错综交横的皱纹，但双眼炯炯有神，他告诉我他种了三十亩耕地，治理了一百余亩小流域，栽了几万株树，经营着一个家庭生产模式的农场。

牛广兴有着苦难的经历，因家境贫寒，在县立中学上了初中二年级，就辍学回家。山村与放牛有着不解之缘，少年的牛广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那就是大山。他与牛达成了一种默契，上山放牛时，牛吃草，他看书。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他进行哲学思考，丰富的生活素材，赋予了他创作基础，使他进行生活提炼。

牛广兴生性酷爱文学，他用激情的文学思维构筑自己的生活路子，二十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身恋着土地，一辈子不离村庄，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关注农民。长篇小说《户》刚下笔不久，老伴患上了脑梗塞，子女们带母亲住院治疗时，牛广兴的创作灵感突然大开。他守在山庄，利用长长的冬夜，写出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村的冬夜特别冷，牛广兴带着手套坐在被窝里创作，有时通宵达旦，终于完成大作。他像演员一样，忠实地扮演着角色，构思着小说《户》中的人物形象。牛广兴的小说语言就像生活中人物的对白，淡中有味，完全生态，活活泼泼，泼辣辣如中篇小说《刘寡妇改嫁》，主人公刘来花一生五次改嫁，三次丧夫，一次离婚，第五次改嫁后安度晚年。头次是坐轿，二次是骑马，三次坐胶轮大马车，四次骑自行车，第五次是旅游结婚，每次都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刘来花和他第三个男人李永的情妇小英的矛盾激化。

“有一天来花的一只母鸡跑到南头院下蛋，来花找到南头院，那只母鸡正好在小英的窗下鸡窝里下蛋，来花一怒气下，一手抓起母鸡，一手在鸡背部乱拍，嘴里骂道：‘把你这吃里爬外的东西，死不要脸……’母鸡呱呱地叫着，小英冲门出来接了腔：‘把你那石女×，你活的还不如这只鸡，说你是母鸡不会下蛋，说你是公鸡不会叫鸣，把你这绝户头货……’人常说骂人怕揭短，打人怕打脸。来花气得脸红脖子粗，破口大骂：‘把你那破窑货，把脸装进裤裆里了’，小英随手打了来花一耳光，来花扔下手里的母鸡，揪住小英的头发，小英抓烂了来花的脸，来花揪了小英一撮长头发，那母鸡拍拉拉落地，咯咯蛋，咯咯蛋的逗的鸡群乱跑乱飞，幸亏邻家们赶来劝架，小英披头散发骂着进了屋，来花脸上流着血迹骂骂咧咧地回到了下院。”

“李永那天在镇上逛罢会，晚上看罢戏后，吊着一串油羔先去

到南头院，小英给他吹过了枕头风，李永那夜就没有回家……”。

读着牛广兴的文稿，使我突然想起了赵树理，牛广兴与赵树理都是沁河边上的乡亲，虽说跨越了一个世纪，但他们都用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文风描述着农民。不一样的是，赵树理反映的是中国土地革命时代农民的生活状态，更有境界，更有深意，属上乘之作今兮昨兮，牛广兴叙述的是二十一世纪前后农民的生活长卷，虽说构思粗糙，但叙述还是有滋有味。一条沁河产生了两代写农民的作家，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也或许是沁河文化的传承，也许是神秘的遗传密码，决定了牛广兴的使命。沁河边上的村子里有许多门牌，经常刻有“耕心种德”四个字，我终于明白了这四个字有深意，沁河是带有诗意的水，所以沁河边上的农人，那么文化，那么哲学，那么浪漫。他们把修心养德与耕田种地联系在一起，滋育着一代代农人，我敢断言，牛广兴的创作冲动，是受赵树理的影响，因为赵树理这个沁河才子，风靡了一个时代，他的作品风格，被中国文学界界定为“山药蛋派”作家，牛广兴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能在赵树理之后，写出如此出一辙的作品，令我欣慰。赵树理文脉有续，真是三生有幸。我为沁河才乡而言，我为沁河农人而序。

目 录

上 部 丁家

第一章 落 户	1
第二章 发 家	7
第三章 富 户	17
第四章 头房女人	24
第五章 洞房里的丧事	34
第六章 苦命的张娥娥	39
第七章 驱 邪	47
第八章 丧 事	54
第九章 陈雪云改嫁	59
第十章 这一天	67
第十一章 碰碰的奇病	71
第十二章 碰碰改家	77
第十三章 耿来闹翻身	88
第十四章 苦 熬	94
第十五章 陈雪云投井	99
第十六章 我要离婚	104
第十七章 在陈文才家	116

下 部 刘家

第十八章	过了一个难忘的年	124
第十九章	两块买身契	130
第二十章	逢下了这么个后人	136
第二十一章	败家子	147
第二十二章	劳动的开端	159
第二十三章	淘气的孩子们	167
第二十四章	我要上学	173
第二十五章	大跃进的年代	183
第二十六章	升学前的悲伤事	199
第二十七章	入学与辍学	208
第二十八章	立志农村	216
第二十九章	刘广宇的婚事	227
第三十章	劫 难	246
第三十一章	张国法家破人亡	253
第三十二章	刘水生平反了	261
第三十三章	重新踏上新的征程	262
第三十四章	我爱上了这片热土	271
第三十五章	缘 分	278
第三十六章	共同致富	293
尾 篇		
第三十七章	重 逢	300
后 记		307

上 部 丁家

月牙庄以月牙山而得名。月牙庄是个好地方。月牙庄位于月牙山脚下，北以月牙山为脊梁，东接鸡龙山，西连金牛山。两条沟溪在庄前汇成一条小河，由北向南长流不断，叫金牛河，最终汇入沁河流域。

金牛山沟岔处有一个古泉，泉边有个池，池前有块不长草的荒滩，传说金牛在山里吃饱后出山，在池边喝水，卧在荒滩上，天黑钻入山中。后来金牛经常吃庄稼，村民们叫苦连天，天地三界玉皇大帝知道后将金牛锁进山内，从此这里的庄稼年年丰收。相传鸡龙山中有金鸡，每年大年初一五更叫一次鸣，预兆着全村此年人身平安，丰收在望。若听不到金鸡叫时，人们便心神不安疑神疑鬼，求神拜佛。这仅仅是个神话传说，后人没有听过金鸡叫过鸣。月牙庄住着几十户人家，在这几百亩黄土地上长年累月，男耕女织，土中抱食，传宗接代，经历着悲欢离合的故事，过着酸甜苦辣的生活，丁家就是其中的一户。

第一章 落 家 户

一九零零年的一个初冬的早晨天气格外凉爽。

狗狗和妮妮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两眼流着滚滚泪水。

狗狗娘在破窑里的干草铺上卷着被子和铺单，狗狗爹用几块石头垒成个临时锅灶，一边烧着柴火一边切着刚从地里拾回的南瓜。便说：“妮妮，你把狗狗领上先到村里讨点吃的充充饥。”

妮妮从挑筐里取出两个粗皮白底兰边瓷碗递给弟弟狗狗一个，每人胸前挂个小粗布兜儿。

临出门时狗狗爹又说：“要懂规矩，出门人三辈小，别让狗咬着！”每次出讨时爹娘总是这样絮絮叨叨着。人常说，人舔有的，狗撵丑的。这种事情时常发生不可不防。妮妮身着红格粗布衣裳，脑后辫着个头辫儿扎着块红布条儿，瘦枯的脸上溢着哀怨的泪水。狗狗身着兰格布衣裳前脑门上留着个黑拨揪，脸上被泪水和黑灰抹成了个花脸小丑。不一会走进村里。“大爷，大娘，行行好吧，给点吃的。”屋里人端着半碗饭给他们倒到碗里。有的家给半碗小米或玉米面，倒倒他们胸前的小兜子里，有的给块窝窝头。狗狗和妮妮同声道一声：谢谢！大爷，大娘，大伯或者是大叔大婶什么的。从古流传下来乞丐只能站在门口向他们碗里倒。因为乞丐是最下等之人。还有的屋里出来人先问你叫啥，哪里人，多大了……先问个究竟后才给吃的。往往是狗狗抢先回答：“俺是山东人，俺九岁了，俺姐姐十一岁了。”还有的人问后说：“给你俩找个家吧？”狗狗说：“俺爹娘在村口等着俺哩。”妮妮往往是红着脸默思而别。东院出来进西院。讨了东家讨西家。三四个月的逃难生活已成了习惯。

村里的几个淘气的孩子跟在他俩后边学着边逗着乐，一直跟到村西羊圈窑，观望着狗狗一家人的讨吃生活。

“羊圈窑里停留了一家讨饭的。”被几个孩子传遍了月牙庄。村里的许多人也专到村西羊圈窑里问个究竟。去地路过的人也进去聊几句。村里的社首（每村为个社，头头为社首）王天玉也进到羊圈窑问个根底。

社首王天玉开门见山的问：“你们是哪里人？”

狗狗爹回答说：“山东荷泽人。”

“你们哪里又遭灾了？”

“今年六七月以来三天两头下大雨，黄河破了口，淹了好几个

县。庄稼被淹没，房屋倒塌，东西被冲走，淹死的人不知其数。洪水滚滚，一片汪洋。幸亏俺会点水性（浮水）她娘脚大躲得快，一家六口人保住了四口，俺六岁的小狗和一个四岁的小妮子被洪水卷走了。有的一家一家的绝了迹。”狗狗娘抹眼泪抽泣着说：“水火无情，唉，我那小狗、小妮子可怜啊……”说着哭出声来。

有的人说：“逃荒人，多可怜呀，咱们山里人不怕水淹，就怕十年九旱，光绪三年也不知饿死多少人。”

在场的人随口问着，大家纷纷议论着，同情着。

狗狗爹恳求着说：“老哥，老嫂们，能不能给俺找点活干，挣点饭吃，总比讨吃好，心里也觉得好受些。”

王天玉接住话茬问：“你有啥手艺？人说艺不压身吗。”

狗狗爹说：“没啥手艺，只会点粗活，我会编席。”；边说边从逃筐里取出劈刀让大家看。

王天玉说：“中午到我家吃饭，先打三条炕席，如果打编地好，活多着哩。”

“俺们那里都是苇杆或竹编着，你们这里都是高粱杆吧？”狗狗爹说。

“我们这里都是铺的高粱杆编的席，不产芦苇，没有竹。”在场的人说。

“高粱杆就高粱杆吧，先编几条试试再说。”

狗狗娘插话说：“俺会纺线织布，有哪位大嫂纺线的话，俺去帮忙。”

有个年轻的媳妇背着孩子对身旁的人悄悄说：“我还有几斤棉花，照顾孩累得顾不上纺，还不如让她纺一纺。”旁边的人说：“明天再说吧。”

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土窑，给破旧的窑内增添了几分暖意，昔日圈过羊的小窑竟然成了个“来访室”。

第二回 狗狗爹编席

吃过了午饭，太阳暖洋洋的，王天玉扛回一捆高粱杆放在堂房门前，村里一部分闲人陆陆续续地来看狗狗爹编席。

狗狗爹把脑后的长头辫往脖子上一盘。拿着劈刀哧哩嚓啦将一捆高粱杆劈剥完，又将里皮刮净，然后用水浇湿。在场的人都说：“这小伙子干活就是麻利。”

第三天中午狗狗爹把王天玉的三条席编完了村里人看了后，都夸狗狗爹编的好，片条均匀斜看纹细，顺看纹顺，“好手艺，好手艺。”王天玉打发老婆给狗狗爹装了三升小米，狗狗爹虽是讨饭的，但很讲义气推三推四没拿，最后王天玉心里过不去，打发老婆把米送到羊圈窑。

狗狗爹一炮打响了，村里大部分户都编了炕席，自此起方圆十里八村的人都叫他去编席。

狗狗娘被那个背孩的媳妇叫到家里给她纺线，管她和狗狗妮妮的饭，不挣工钱。狗狗娘盘坐在纺花车前一手摇着织车把，一手抽着白线一只大脚盘在膝下，一只大脚压在车担上，人们看见她纺线又快又均匀，一天差不多纺半斤多线很羡慕。但看到她那双大脚觉得又可笑。

在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男人留长发脑后辫个长辫子，只有寺院里的和尚才削发，女人缠小脚闺女长到六七岁就得缠小脚，一些大户人家对闺女缠脚特下功夫，脚越缠的小越好，找婆家也为唯一的条件。因她患有脚气病菌，一缠裹脚带，两只脚流浓滴血，把裹脚带印的血淋淋的，常常用热水泡才能重缠，两只脚肿得像馒头，小腿弯也肿的像棒槌，疼的下不了炕直哭。缠了不到半年狗狗的姥姥患病去世了，她一无人伺候二无人管教，放成了一双大脚，长大后只好嫁了个小户人家狗狗爹。遭水灾时多亏了她那双大脚跑得快，才逃了个活命。渐渐地狗狗娘的称乎消失了，“大脚板”的名子先

传遍了月牙庄。狗狗爹娘暂时把羊圈窑收拾了一下，窗糊上了麻纸，简易地垒了个锅灶，垒了个炕铺，过着临时生活。

狗狗爹除了把月牙庄大部分家的炕席编完后又到方圆十里八村去编，直到大年根他的活还是干不完。狗狗娘开始上门去纺，自从有了锅灶和炕铺，村里人把搓好的棉团送来一过称然后纺完交货，孩子们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村里人说：“大脚板不但纺的线好，德性也好。每纺一斤棉花人们送二升小米或者100个铜钱，见天有活干。”

大年快到了，村里人都在忙活着过年。

有一天狗狗爹对狗狗娘说：“俺打听着咱的一个老乡在晋南落了户，咱还不如也到那里落个户。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狗狗娘说：“行，你给王社首坐坐，他是个好人，让他开个盘。”狗狗爹说：“中，俺今晚到他家和他商量，好歹也在这村里停了一冬天。”

三

夜幕降临，寒气逼人。

狗狗爹来到了社首王天玉家里，俩人相互说了一番客气话后，狗狗爹把话转向了正题。他说：“王社首，俺在这村里停了一冬天，你待俺不薄，几天就要过大年，我打听着俺一老乡在晋南落了户，俺也想到那里落个户。”

王天玉坦率地说：“老丁，哪里黄土不埋人。干脆就到咱月牙庄落个户，行吗？”

老丁思虑了一番后说：“中，得有个固定的住处。农闲编席，农忙时总得种点五谷杂粮吧。”

王天玉说：“你住的那羊圈窑是咱村地主朱源盛的，他大儿子在县城开了个盐店，把羊卖了放羊伙计也打发回去了，那三孔土窑

不是空着，我给他说让你长住着。窑前窑上二亩地租给你种。朱源盛家有四五十亩地，大部分都靠吃租为主，况且他还有一处山坡。”

老丁打断了王天玉的话说：“他的坡在那里？”
王天玉说：“就在村西面叫个西洼。”

老丁说：“那里能开荒种地吗？”王天玉说：“我记事那里还有人种过，现在荒了，你想开荒吗？”

王天玉对老丁说：“朱源盛这一段不在家，到城里给大孩招呼去了，听说在城里过年。他二孩虽在家可是当不了家。他的三孩今年15岁了，从小患小儿麻痹，是个瘸子，但很精明，他也呆在城里学经商，将来他家的地，还不是全租出去了……”

“明天我去城里和他商量商量，明晚答复你。好不好？”

老丁感激的说：“王社首你真是个大好人，你对俺的好，俺全家都感激不尽！”

王首社笑着说：“谢什么，人共事全凭共心哩，你是一个重情意的山东汉子，我就爱和你这样的汉子交往。”

他们说东道西，谈古说今直坐到午夜才话别了。夜深了，天冷清清的，老丁心里可是热乎乎的。天上闪烁着晶莹莹的星光，他兴奋的边走边思虑着落户之事，不一会儿便回到了村西的羊圈窑。

王天玉从城里回来把和朱源盛商量之事向老丁交待了一番，结果是：“三孔窑维修好住着；窑前后那二亩地每年交租两官石（150斤为一官石）；西洼的坡地任你开，三年内不交租，五年内不佃粮，但不能毁坏树木。”狗狗爹满意地说：“王社首，你放心，这些俺能办到。不过还得请他写张凭据。”王天玉说：“他说过两天就回来了。”狗狗爹说：“回来咱就同住面写。”王天玉说：“行。”

两天后果真朱源盛从县城回来了。狗狗爹买回几张麻纸，打了一罐二锅头酒，（因羊圈窑太寒酸）拜托王天玉老婆简单的炒了四个小菜，蒸了十几个蒸馍。又到村小学请来了高先生。又把村里的

老胡，老张，老徐等几个开明人士请来，大家边吃边喝边嚼馍，狗狗爹忙活地给敬着酒。用过酒菜后，狗狗爹磨好墨。大家围在桌旁看高先生写租赁。高先生写到：“租赁人”时便问：“你叫什么名子？”狗狗爹答：“俺叫丁保田，保证的保，田地的田。”先生说：“好名子，好名子。”租赁人，出租人，中间人，书写人都在上边名子下划了“十”字，按了鲜红的指印，然后租赁人，出租人各执一份，立据为凭。

第二章 发 家

丁保田一家人在村里人的济助下，尤其在王天玉社首方方面面兼顾中凑伙地过了皇年大节。

过了正月十五，丁保田怎么也闲不住了，他和老伴“大脚板”用麦糠泥把三孔窑漫了一遍又在河沟里掏挖了白干泥。将先住的那孔土窑粉刷了一遍。又添置了些灶具，破窑些许变了点样。他听说下河村王铁匠的淬火好，特意让王铁匠给打了两把大板镢准备开荒。

丁保田给人编了一冬天席，“大脚板”给人纺了一冬季花，挣回了几袋粮食和几吊铜钱。暂时稳住了生活，孩子们也不再去讨饭。

惊蛰已到，大地解冻。西洼又是个阳面坡，丁保田一家人开始上山开荒。

东方发亮时他们一家人吃了早饭，带着窝头入了山。中午，用柴火烧锅开水。啃着窝头喝过开水，又一鼓作气的干起来。他两口子拢着大板镢刨荆刺，平地上狗狗和妞妞把抱起来的荆刺拉成堆。丁保田两口子的手上磨出了血泡，狗狗和妮妮的手上常常被荆刺扎破挂烂，哭喊着让娘给挑刺。他爹说：“娃子，没苦哪有甜，拉紧裤带受吧。”他娘说：“逢上这年头，不受有啥法，俺娃别哭，过了今